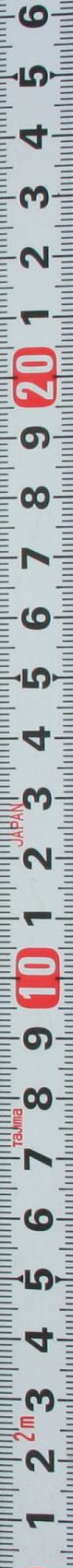


原田
由己
編輯

標箋續文章軌範

五六七

津田文庫
文庫1
1705
6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五

明 安福 東郭 鄒守益 批選

北海 漪園 焦 竑 評校

晉江 九我 李廷機 註閱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己標箋



小心文



過秦論 中

賈誼

言秦之過故以名篇
張晏曰括括囊也言
其能包合天下

灑音泚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殽山秦塞也其山在弘農澠池縣函谷關名擁據也雍州九州之一今

京北府孝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五

天子代後反

010190603496

八荒八方也

索隱曰戰國策曰燕秦亦為秦連衡高誘曰合關東從道之秦故曰連衡也師古曰拱手言不勞功力也

張晏曰締連結也

索隱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

橫等約又音車輦卷五

吞八荒之心此與上句長短為偶此文法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此句長外連衡而鬪諸侯此句

與上句為偶亦長短不齊好文法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取

魏地陽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土膏肥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我在

為要在在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以下序六國攻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法好句以致天下之士愛吝惜也合從締

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趙楚有

春申黃魏有信陵無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

又云六國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為七雄

翟景未詳

吳起衛人魏將孫臏孫武之後田忌齊將廉頗趙奢並趙將

朋倫輩之義文選作倫

九國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

逡巡卻退也案文選無逡巡二字史記無

遁逃二字蓋史記本作逡遁匡謬正俗云

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為逡字當音詳遵及

後之學者既不知道

衛中山之衆關東連兵曰從關西連兵曰衡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

趙徐尚蘇秦杜赫周之屬為之謀此四士齊明人為謀臣

周最音聚陳軫音名滑音樓緩魏之相翟景蘇厲秦之弟樂

毅之徒通其意此八人相通吳起孫臏帶佗音兒兒良

兒音王廖音聊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田忌廉

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此八士皆善用兵者嘗以什倍之地百萬

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秦恃其地高險開函谷關延諸

侯之師以待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追逐伏尸百

西漢書卷九十九

水野氏藏板

1705-6

為巡字遂改為遁逃
書本好者今猶為逡
遁不作遁逃也
爾雅注鏃以金為箭
鏃也 鹵與櫓通大
盾也
策馬箠也振長策而
御宇內以喻馬也
李廷機曰秦昭襄五
十二年滅西周莊襄
元年滅東周則吞二
周非始皇事
漢書音義百越非一
種若今言百蠻也
藩籬藩屏也
蠻烏閑切引也

萬流血漂鹵即書流血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如屠宰分
裂河山諸國河山於四分五裂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廷及孝文
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為東周君而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四方執敲扑蒲木反短曰敲以
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即百蠻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

應劭曰壞名城恐入
復阻以害已也
按鍤與鏃同史記晉
楚之際月表銷鋒鏃
注鏃一作鍤索隱曰
鏃音的鍤字亦音的
前漢項籍傳銷鋒鍤
注鍤與鏃同箭足也
本注解為兵刃恐誤
踐華史記作斬華
故服虔以斷字解之
非以斷解踐字也按
踐履也 正韻誰何
詰問也漢書注師古
曰問之為誰也案何
與呵同 史記張良
曰關中所謂金城千
里天府之國也禮
記儒行蓬戶甕牖疏
甕牖謂牖牖圓如甕

之言以愚黔首秦民更名曰黔首廢隨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鍤音的以為金
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墮名城句管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據億丈之城臨不
測之谿以為固踐華句管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良將勁弩句至此是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
而陳涉勝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樞也氓隸賤役遷
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二世元年首亂天下

秦本紀卷六

秦本紀卷六

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甕莊子讓王篇奈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注屈衆條為戶樞成甕為牖各一室也文選倨起作倪起史記阡陌作什伯注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卑屈在十百之中案二說並依軍法十人為什百人為佰之義文選註李周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斷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阡陌道路也呂延濟曰數百言少也

秦遂以亡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史記曰范蠡相越滅吳乘舟江湖止於陶變姓名自謂陶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滋息不可計十年間貫躡足行伍之間而倨起阡陌之中起也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言無鋒刃揭竿為旗言無旗幡天下雲集響應如雲之應聲贏糧而景從如影隨形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呂云以上言亡秦之易下且夫天下非小弱也茅云轉得便故無痕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言猶如前日

棘與戟通矜巨中切史記主父偃傳注矜者戟鋌之把也按淮南子兵略訓成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祖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為刃高誘注棘棗酸棗也矜矜柄也周內也然矜以內鑿鑿也姑附記備參考鍛所戒切注鍛劍也鐔音尋說文劍鼻也徐氏云劍鼻人握處之下也絮度也引繩圍度也案試使山東之國云云史記游俠傳序誠使鄉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耰鉏柄也非鈇於鈎戟長鍛也鈇利也鈎戟名鈎戟似矜刃下有鐵橫上鈎曲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適讀曰適言涉戍也涇陽之衆抗敵也言涉之用軍皆不及昔時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九國之將相鄉讀曰嚮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音招音八州而朝同列招舉冀克諸侯來朝音朝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指陳涉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為天下笑者

宗卷賣人卷九危卷五

四

六

曲之俠予季次原憲
此權量力効功於當
世不同日而論矣語
句與此全同 秦據
有雍州餘八州皆諸
侯之地 禮記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并太
祖之廟而七
林西仲云天下當逆
取而順守秦以力攻
亦以力守而不施仁
義不知攻守之勢不
同所以取亡

何也指秦王子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下

下以上專守言廢先王之道以下專一為文意只以兩句斷破何等筆力何等識見

真西山評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為二途豈知三代之得

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雜于申韓也

鄒東郭評此論皆賈生所以道秦之過究其興亡而攷其得失立論雄偉而措詞高勁西漢文

章此其桀然者讀之可以發人才思

李九我評賈生論秦之所以成敗蓋千有餘言而卒斷之以一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文字甚妙但所謂攻守勢異非至當之論也蓋當時儒者以攻尚譎詐而守尚仁

義雖以誼之傑然猶不免况他乎哉

過秦論下

賈誼

力政謂以威力行政也

元元謂百姓史記注
古者謂人云善人因
善為元故云黎元其
言元元非一人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

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歿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

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

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一篇命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

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

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

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

禮音豎玉篇豎所衣
布長襦也
啓說文衆口愁也漢
書陳湯傳衆庶啓啓
苦之縞素蓋儉素
之義留侯世家良曰
為天下除殘賊宜縞
素為資注資藉也欲
沛公反秦奢秦服儉
素以為藉也
收收錄也帑與等通
妻子也言秦法一人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
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
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
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
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啓啓新主之資也此言勞
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
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
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
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

有罪併其室家見商
君傳污穢蓋謂連
坐也

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
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
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
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
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
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
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
弗收恤然後奸偽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
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

正傾非也言正傾危
非其道也上篇云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
身為禽者其救敗非
也

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
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
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
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前篇又是一
種議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
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
也

王鳳洲評

秦始皇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
皇帝廢諸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寸
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
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漾漢燕有三關

鄒東郭評

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狄白狄山戎荆揚
之地則無非夷者其人與鳥跡雜而生堯
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
抵因俗為教耳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即
西北至于朔方遼西北終令支之地亡不
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
此篇詞氣不逮前篇而意

林希元評

鋪敘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
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淡雄大
真名世之作也
似此不多得矣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

韻會檄陳彼之惡說
此之德曉諭百姓之
書也又曰檄峻也明
言此使令峻然而識
也漢司馬相如諭巴
蜀檄魏陳琳討曹操
檄皆是也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漢書西域傳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說文譯傳譯四方之言者尚書傳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
詩商頌自彼比羌莫不來享爾雅享獻也文穎曰弔至也索隱非之曰姚氏弔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棘浦北切西夷名喁魚紅切
發軍與制本注從張揖說按軍與二字當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伐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獻其國珍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弔至也東伐閩越後之君西轆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衆口向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淡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此說匈奴而為善者未賞此說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賓伏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言發卒不衛使者不然防衛使者變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本意未嘗今聞其乃發

連讀漢書相如傳用軍與法誅其渠帥索隱曰按唐蒙為使而用軍與法制故驚懼蜀人也
李善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類切

軍興制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歸過于郡又擅為轉粟運輸歸過于皆非陛下之意也出脫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責百姓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燧烽火有寇則舉燧積薪有寇則燔燧主晝夜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又借邊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謂編戶也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析中公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盛稱爵位以聳動之列終則遺顯

通侯即列侯本曰徹侯後避諱曰通侯

通侯居列東第盛稱爵位以聳動之列終則遺顯

抵至也。
李善注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

又云信使誠信之使也案此說非是字典古人謂使者曰信與訊通。
三老孝弟掌教之官漢書惠帝詔曰置三

樓等經文章輔編卷五

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此下又責其父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以下總繳上文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

老孝悌以道民焉

亟急也。
漢書曰縣有耆老曰道

史記任安蒙陽人為衛將軍舍人後為益州刺史武帝時為北軍使者護軍坐事誅死

姓重難也不欲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

不徧聞又為檄文馳以示遠所檄到亟下縣道咸

諭陛下意毋忽與上皆非陛下意相應

樓迂齋評此篇文全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

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

王鳳洲評長卿以賦為文故諭蜀封禪絲麗而少骨賈誼以文為賦故弔屈鵬鳥率直而乏華

報任安書

司馬遷

按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云云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謙辭司馬

西京雜記卷九

懃懃懇懇忠款之貞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也望怨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自解僕雖罷駑

抑鬱文選作鬱悒注李善曰鬱悒不通也楚辭獨鬱結其誰語

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穢謂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又令誰聽我也蓋鍾子期死

注伯牙云云見呂氏春秋湯音傷

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意在高山鍾子期在流水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高山俄而志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

士為知己者用二句豫讓語或是古語而大質謂身

雖材懷隨和隨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夷伯夷終不可以為榮

點汚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辱也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令

卒卒促遽之意間隙也李善云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囚于獄涉旬月迫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恐卒然不可為諱言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文選法符信也端首也

長逝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潛於欲利潛音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

先謂祖也。詬耻也。宮，腐刑。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次死之刑也。

据史記陳當作曹。趙良見三卷。寒心謂戰慄也。

正字通慷慨意氣感激不平也。

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語云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耻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也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君之見秦非所以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刑餘人同載於是上笑下笑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也

廁間也次也樂毅傳廁之賓客之中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比下大夫也又云外廷即令僕射外朝也漢書注闕下也闕茸猥賤也又賈誼傳闕茸尊頭兮按正字通闕茸無才能之稱負荷也李善曰不羈言才質高遠不可羈

文法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塞取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太史令亦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音塔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

係也 正字通鄉里
曰鄉曲 李善曰言
人戴盆則不得望天
望天則不得戴盆事
不可兼施言已方一
心營職不暇修人事
也 又曰夫語助也
論語子曰有是夫
又云六韜曰夫人皆
有性趨舍不同師古
曰趨所向也舍所廢
也

國士之風李善曰一
國之中推而為士案
黃山谷書幽芳亭曰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

曰國士女之色蓋一
國則曰國色蘭之香
蓋一國則曰國香
孟康曰媒酒醇也孽
麴也謂釀成其罪也
按媒與醜通師古曰
齊人名麴餅曰媒孽
漢書作孽考字書从
米者是也本注蓋依
臣瓚說
挑挑致也臣瓚曰挑
挑敵求戰也 李善
曰鐘襄向奴所服也
故曰鐘襄之君
又曰漢書曰匈奴至
冒頭最强大置左右
賢王以其善射故曰
引弓之人 沫音誨
與頰通說文頰洗面
也沫血言流血蒙面

世宗本紀卷五

十一 水野氏藏版

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
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
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
俱居門下同為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
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
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
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
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
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孽其短媒合而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濫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單于所居處垂餌虎
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胡地高與單于連戰十有
餘日所殺過當言陵軍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糧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匈奴王舉
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
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
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

世宗本紀卷五

十一 水野氏藏版

也。漢書注涕流被面以入口，故言飲泣也。漢書注李廣弩也。言矢盡故張弩之也。空弓非空拳也。傷也。但丁割切悲慘也。

廣寬慰也。睚眦舉目相忤也。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因欲阻貳師而為陵游說，下遷貳師刑。

拳拳忠謹之意。漢書貢禹傳：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忠。列與上又論列之列同。頽墜也。再次也。見爾雅。正字通曰：蠶室三輔黃圖曰：蠶館師古曰：蠶欲溫為密室。養之，府刑亦有中風之患，入密室乃得全。故名。文選注：一謂委曲也。案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願子一二其辭。漢書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雖少亦與眾共分，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陵摧破匈奴之兵，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

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再之蠶室。再音也。蠶室，刑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為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俗之所輕也。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

漢書王嘉傳大臣拈髮關械注關貫也

木械也索繩也

箠楚皆杖木之名

嬰金鐵謂髮鉗也嬰統也

毀肌膚謂墨刑也斷肢體謂劓刑也

傳曰曲禮語

中庸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朱注陷阱坑坎也

禹地為牢又見後尚德緩刑書

德緩刑書

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祖考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道理顏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謂著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剔毛髮謂髮也受辱剔毛髮謂髮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官刑腐臭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溪山百獸震恐及在陷阱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人早自決定計於未萌則明矣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

漢書路溫舒傳注槍抵也案惕息怵惕屏息也

下伯音霸

廣韻漢三族令先黥

劓斬左右趾鼻首菹

其骨謂之具五刑鼎

梟本字魏其云云

見史記本傳

赭衣罪人服荀子注

以赤土涂衣故曰赭衣

鉗以鐵束頸也

李周翰曰言不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理人亦何在

受榜箠也榜擊幽於圜牆之中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正容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教趙王張耳子因貫高等謀反捕絳侯誅諸呂絳侯周勃權傾五伯囚於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魏其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田蚡怒灌夫劾灌夫坐罵不敬繫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壹體安在其不

不辱也
孫子兵法治亂數也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張銑曰言不能自
裁早至亡滅以出獄
吏繩墨之外呂延濟
曰不能早自裁以出
繩墨而稍遲疑則至
鞭杖欲引節禁此不
亦遠於知幾案陵
遲遲疑猶豫之義
禮記刑不上大夫
縲黑索絏也所以
拘罪人見論語公冶
長篇
本注二呼字方言作
罵由與猶通
李周翰曰言此卑賤
之流或有引決自殺

辱也由此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
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
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
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
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
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荆淮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由能引決況
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

者况我不得已言當
須自殺也
史記周本紀紂囚西
伯於羑里西伯演易
之八卦為六十四演
數演也孔子世家
子曰弗子弗子君子
病沒世而名不稱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
自見於後世哉乃因
史記作春秋漢書
藝文志國語二十一
篇左丘明著失明未
詳所出孫子云云
見史記本傳
方廷珪云不韋韓非
著書俱在前遷蜀囚
秦在後此只從乎其
類者耳

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卓異非
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臍脚
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
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
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
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誓其成敗興壞

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莽也

李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戮辱也

說文忽忘也忽忽不省事也

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

際天文地理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

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

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其人謂與已同志者通邑大都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

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

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

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

自引濞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

狂惑狂惑謂小人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曼美也以自飾無益於

俗不信祗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

能悉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
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
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

刺力割切戾也

死日云云即蓋棺事乃了之意

欷泣餘聲
刺客傳注索隱曰坑
似琴有絃用竹擊之
取以為名

雍門子云云見說苑
善說篇

字典於邑氣逆結而
不下也楚辭氣於邑
而不可止

蟲古蚊字

師古曰身遠者去帝
京遠與寡者少黨與
也

先謂素為延譽

衆口鑠金二句注見
後獄中上梁王書

西仲云輕物以多載
而車傷禽鳥以多羽
而身舉

蠹與蜂同蠹生衆多
也

驪爾雅注有螫毒者
也

年表諸侯子乘若肺
腑注喻人主疏未之
親如木札出於木樹

皮附於樹也漢書楚
元王傳臣幸得託肺

附注一說肺謂所木
之肺札也又劉向傳

臣幸得託肺附注肝
肺相附著也又史記

武安王傳蚘以肺附
為京師相注如肺肝

相附者二說不同未
詳孰是水釋銷散

詳孰是

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欷繁古累字重也思者不可為歎息故

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荆

軻刺秦王賓客祖送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淚荆卿不能復食也低謂俛首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以善鼓琴謁孟嘗君先說萬

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於邑短

氣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

也一段幼夫衆煦漂山煦吹煦也漂動也聚蟲成窟朋黨

執虎十夫橈椎也橈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段臣身遠與

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

肉言積載輕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

潜然出涕三段言皆驚亂遇臣聞白日曬光幽隱

皆照明月曜夜蟲蠹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

埃拓覆昧不見泰山拓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雍猶雍塞也讒言之徒蠹生道遼路遠

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四段臣聞社鷺不灌恐傷屋

鼠不熏恐傷屋也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

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令群臣非有葭

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也莩者乃蘆中白皮至薄者

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甚言之也

票發賣文卷九危卷五

十一

水子代

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流離漂散，自西仲云：非理而施曰積，分剖其心也。詩：小雅小弁篇，傳：怒思也。箋云：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西仲云：引小弁詩以自明憂禍之極，已上言群臣至輕至疏，不當議及宗室，使人自危。

九年之水見尚書孟，子七年之旱見史殷。

本紀

游食之民無職業者，農農古文。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著直略反。

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水釋斯伯

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五段詩云：我心憂傷，惄

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

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

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

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折

弱小。

章惠伯評：首段明聞樂而泣之意，二三段明為群

焦漪園評：此與鄒陽獄中書同一體。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論貴粟

晁錯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大意：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讓

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

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

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

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

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

票交賣文章九卷卷五

十八

水野大藏反

師古曰周謂周徧而遊行

又曰中人處強弱之中也

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已上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照上不能有其民句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

晦畝本字說文六尺為步步百為晦

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

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此段與上段相照上段用三四句截住此段只一句截住皆是文法變化處何等奇健今農夫五口之家此下至不可得也却說農商利害處曲盡世態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給其事之役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轉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

也今俗所謂舉錢者
按通鑑唐文宗紀注
倍子錢倍於本錢稱
者子本相侔也師
古曰行賣曰商坐販
曰賈列市列也若今
市中賣物行也說文
販買賤賣貴者一
說奇謂殘餘物也音
居宜切此說可從本
注依師古注恐非是
乘上之急師古曰
上所急求則其價倍
貴又曰梁好粟也
即今之梁米阡陌
之得食貨志作阡陌
之得注阡謂千錢佰
謂百錢堅好車肥
好馬也史記越世家
乘堅驅良教亦游

也師古曰縞皓素
縞之精白者也西
仲曰縣官天子也
師古曰潔散也

西仲云車騎馬謂馬
可備車騎之用者
本注師古說如淳曰
復三卒之算錢也或
曰除三夫不作甲卒
也復免除也
石城謂其堅也師古
曰池城邊池也以沸
湯為池不可輒近言
堅固之甚
又云五大夫第九爵

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謂有餘財而積日
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
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
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
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
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此下是一篇正意莫若使民務農
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

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
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
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
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令
令民有車騎馬一四者復卒三人言當為卒免其三人
錢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
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而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破車破車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此段其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多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人人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

下之粟必多矣

鄒東郭評通篇絕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覺意

趙雪航評思詳盡而氣勢優暢尤漢文之難得者

趙雪航評鼂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

蘓東坡評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蘓東坡評蘓秦之談說鼂錯之敷奏不唯曲盡當時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齊襄公為從弟無知

所弒無知亦為人所

殺齊人召小白於莒

立之是為桓公詳見

左傳莊八年晉獻

公嬖驪姬殺太子申

生伐重耳於蒲重耳

出奔後及國是為文

公詳見左傳僖四年

及二十四年趙王

漢高祖子趙王如意

也事詳史呂后紀

論語出門如見大賓

異舊謂異於舊制

即世謂朋也

昌邑王賀哀王薨之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立意故桓文扶

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

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

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

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言推心以是以囹圄空虛

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

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

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

票後續人章九範卷五

位。器戲無度。光廢之。更立宣帝。詳于漢書。昭帝紀。至聖指宣帝。亡義昌邑。有德宣帝也。大一統。見公羊傳。隱元年。

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終前。天以也。開。聖人意。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方是也。正意。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也。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也。氣蒸也。心實禍蔽塞。

金革之危。謂兵禍。

蠶古絕字。書曰大禹謨。

文選注。流離流良。

以上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之罪。不枉不辜之人。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末。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

道與道通

後漢書注鍛鍊猶言

成熟也言文深之吏

入人之罪猶工冶陶

鑄鍛鍊使之成熟也

內與納通

師古曰答繇作士善

聽獄訟故以為喻也

成其鍛鍊之辭文致

文飾而致人罪也鍊

與練通用

荀子宥坐篇古之王
者好生而惡殺焉是
以鳳在列樹麟在郊
野鳥鵲之巢可俯而

窺也史記孔子世家
覆巢毀卵則鳳皇不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
類也

山藪藏疾四句見左

傳宣十五年杜注山

之有林藪毒害者居

之匿亦藏也雖美玉

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也 箴音斟規戒也

與天亡極師古曰與

天長久無窮極也

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讀曰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

以明之上奏良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則精熟周悉致

之法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

餘辜咎繇即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

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不

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

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此皆疾吏之風

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

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

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

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

含詬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

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真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

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

甚

鄒東郭評溫舒此書詞議明達援引當理深中宣帝

胡思泉評宣帝用刑深刻蓋揚韓之不得其死可

其書而賢之不失為賢君也

喜雨亭記

蘇東坡

亭以雨名志喜也就見筆力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

也解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

命公領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

改元為元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

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乃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

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

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

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

日乃止似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于市

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只一句幹上作亭接得甚有法於是舉酒於亭上以

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

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

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

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

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

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說得雨喜不可忘既以名亭

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短衣使

遺棄也

林西仲曰應上示不
忘句一篇大意至此
俱已寫盡無可作結
自然要撰出歌來

又云推而至於太空宜無可推者矣但太空無形無朕雖欲名之以示不忘必不可得惟有以名吾亭耳

天而雨王識者不得以為粟此是實事古今名言一雨三日伊

誰之力此句包太守天太守太守不有歸之

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

太空太空真真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截則歌咏此亭

之所所以名而斷結之

姜鳳阿評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節無一塵俗氣

林次崖評說喜雨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雖似戲然自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真大家手也

張子韶評予聞陳伯修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樓迂齋評蟬蛻汚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王鳳洲評看東坡此篇文字曾次灑落直是半點塵埃不到

茅鹿門評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攪得數百鈞起此篇與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看來筆力有重千鈞

政事堂記

李萃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

黎元是有關係文字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

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

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

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問私

黎元謂民說見前

剋與刻同命人命也

萌與氓通民也
韓詩外傳四穀不升
謂之荒三穀不升謂
之饑

醜與鳩通左傳注醜
鳥名其羽有毒畫酒
飲之則死閔元年宴
安醜毒不可懷也
廬陵唐中宗即位之
明年武后廢為廬陵
王正位之事見第四
卷論志篇本注宰

相之害者一本作孽
相之善者

周書周官茲惟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蔡傳燮理調和之也
兩都賦序言語侍
從之臣若司馬相如
虞丘壽王東方朔枚
臯王褒劉向之屬朝
夕論思日月獻納

古者諫無官云云見
左傳襄十四年及周
語
杜氏通典諫議大夫
秦置掌議論無常負
多至數十人屬郎中

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
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殺人死法不可以剥害於

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
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

於逆諫自賢違道傷古登斯堂者能不凜凜此堂得以殺之故
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

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
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

亂梁公狄仁正廬陵之位此承上舉宰相之自君弱
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

化句法奇為權衡論思細密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

有傳青史有名細密可以為終身之戒
鄒東郭評文勢層疊詞法練捷縱橫闔闢自有奇妙

王鳳洲評此篇文字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
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刃信可傳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
關涉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
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

今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
後漢書羊續傳候人病利李賢注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
周必大題跋天禧初詔兩制別置諫官六員明道元年復置諫院然後名正而官備至今守之
錢君名昆字裕之吳越王涼之子也官右諫議大夫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五

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

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于利也有大力量其間相去

何遠哉為諫官之律令天禧初真宗年號真宗詔置諫官

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年號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

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年號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

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

呼可不懼哉

鄒東郭評此一篇僅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末後指名而議一段尤使人臣有微懼處其文之簡

而切者乎

樓迂齋評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林次崖評此等文字關係世教不可不以文字目之凡為官者當錄一通置之座隅朝夕觀省

李九我評此篇當與歐陽公上范司諫於觀而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兩語忠肝義膽炳煥發真名宰相之言也哉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五終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五

水野大藏反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六

明 安福 東郭 鄒守益 批選

北海 漪園 焦 竑 評校

晉江 九我 李廷機 註閱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巳 標箋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
又得奇木其枝旁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二物
博謀群臣終軍對奏上甚異之

詩大序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史記樂書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左傳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后亦君也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

史記東越傳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漢發兵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又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等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殺王以獻其頭詔罷兩將兵漢書注師古曰薦讀曰荐正字通草稠處曰薦左傳戎狄荐居杜注荐草也古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攝引持也大將軍衛青也韓古奔字

標等續文章軌範卷六

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屢也言隨畜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從中國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此句總收上南越北胡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蒞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謂不堪職任者刑於宇內矣刑法也成法於宇內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猶不自足不自專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

幕與漢通票騎霍去病也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東京賦注三宮所以行教化布典禮之宮也封禪云云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白魚入於王舟見史記周本紀及尚書大傳饗食與享通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封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

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燔祭天瘞祭地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伐紂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明改定告元年改元告神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登封太山祗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象諸侯白魚登舟順也象諸侯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

票發賣文章軌範卷六

水野大藏校

詩傳緝熙光明也

此蓋謂文明之治
左傳僖十六年六鷁
退飛過宋都按逆者
陰陽錯逆之謂左傳
注可參觀本註恐非
是一本注當進及退
為逆不取自至為順
師古曰亂變也

又曰要衣裳謂著中
國之衣裳也編讀曰
辨案史記西南夷傳
皆編髮隨畜遷徙

案此篇全依史記與
國策文頗有異同林
西仲云國策原本字
句頗有疵累自當以
太史公刪定為正
倭才也故自稱不才

曰不佞 玄計六反
燕策注玄與養也幸親
愛之也 白猶明也

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明
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
髮削左社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竝之
耳斯拱拱手而待之
之言即至也

報燕惠王書

樂毅

樂毅本魏人羊之後燕昭王屈身下士毅臣
事之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趙
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後惠王
悔之使人讓毅乃報以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明恐傷昭王有害足下之義恐損惠王故遁逃走趙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

幸臣之理迂齋云不敢斥言惠王又不白臣之所以事

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

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

之舉也觀昭王見有高世主之心超世主故假節於魏

言假魏節舉措以身得察於燕得以身容察于燕先

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使毅得廁立之群臣之上不

謀父兄以為亞卿迂齋云殺綠此臣竊不自知自以

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西山云此下叙所故受命而

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愆深怒於齊昭王為齊所

敗故怒於齊

票案讀人卷九範卷六
水子六歲反

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謂伐齊臣曰夫齊霸國之

餘業相公霸業之餘而最勝之遺事也其遺風獨勝於他國練於甲兵

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

欲得宋時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若許通好又約楚魏合燕為四國

皆屬齊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使趙復命然後舉兵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

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同昭王盡河北之地皆舉兵而屯于濟上濟

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

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四句見文法齊國器用皆陳設於燕行臺太呂

陳於元英名宮故鼎及乎磨室燕之舊鼎復歸于磨室

磨室徐廣云磨室燕宮名史記作磨室國策作磨室今磨室今

也先王以為憚於志憚快也故裂地而封之封為昌使

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

無罪迂齋云此毅所以事昭王之心緣此受封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

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能立功業而不廢地故名著蚤知

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有先見之明能成名而不為人所毀故名

足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報齊怨夷萬乘之疆國也

稱西漢書卷九十九

索隱曰寧臺燕臺也

又曰太呂齊鐘名

元英燕宮殿名也

又曰燕鼎前輸於齊

今及入於磨室按字

典云磨音曆字彙補

磨室燕宮名史記作

磨室國策作磨室今

積音恣

董汾云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隸者見大將老不宜輕國策注萌氓同

楚王史記國策並作吳王案鄧楚都不當云楚王至鄧本文恐誤國策注鴟夷榼名馬革為箕形以斂骸骨按字典鴟夷革囊也史記伍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注取馬革為榼形也

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

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已長而談彼短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已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

史記此下乃曰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

楊守經父子章轉解卷六

收八百歲之蓄積齊自太公至湣王八百餘年其及蓄積之富悉為燕昭王所有

至棄群臣之日昭王薨故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

修法令慎庶孽雖庶孽生孽子慎不忽之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

後世迂齋云見昭王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作于始

不能必迂齋云見昭王善始者不必善終始之善不能保其終昔伍子胥說聽

於闔閭吳王名闔閭而楚王遠迹至郢吳破楚昭王出至郢

夫差弗是也夫差闔閭之子不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殺子胥盛以鴟夷而浮江流迂齋云以闔閭比昭王以夫差比惠王吳王不寤先論

之可以立功夫差不省子胥先故沈子胥而不悔沈子胥于江而不悔悟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子胥不早識夫差度量之異

是以前於入江而不化子胥不知退至于沈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

迹彰明昭王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誹謗墮先王

之名墮壞昭王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

利即所謂乘義之所不敢出也迂齋云敘所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茅鹿門云交絕

為名言四語古今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西山云此結

之心安惠王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

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鄒東郭評教此一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

諫避真得奏書之體熟此而行文自無躁

票卷賣下章九節卷六

水子代歲版

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西仲云諸葛武侯
出師二表屢提出先
帝似以此為藍本武
侯向以管樂自况想
平曰爛孰是篇胸中
耳

率簡畧

林次崖評

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
之蘓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寓書論事
首見於鄭子產晉叔向蓋由越國然猶與
其臣未與其君越國寓書於君始於樂毅
自後若秦李斯漢鄒陽咸祖為之是皆弗
獲面君不得已以書通至枚乘賈誼輩雖
不越國獲面於
君皆以書通矣

樓迂齋評

此書可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
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樂毅報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
忠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
必言孝讀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
之詩黃魯直之文亦然細味自見

李性學評

看他自敘當日君臣真有劉葛魚水之歡
其一念不肯嗣君中山放寬之相要莫之
過而肝腸畢露辭氣溫厚讀之使人群疑
盡釋萬恨俱消可謂有德之士戰國之士

王鳳洲評

如樂毅豈可與以孫龐
吳田之徒視之哉

孫龐龐涓吳起田單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
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
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
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
而矢之以射城中遺燕將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應前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

應前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應前故智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此獨遺忠字古人文今死生榮辱尊

信與仲同
林西仲曰死生榮辱
尊卑貴賤見下文言
生榮尊貴是利死辱
卑賤是不利俱在此
一時決之智者不待

標後續文章軌範卷六

六

水野氏藏板

再計亦不可瞻顧畏
怯致失事機同於世
俗之見也又曰此
段略言其緊以起下
文意重在背燕歸齊
故去忠臣一句尚提
智者而以勇士帶說
本注楚魏云云一
本作南陽平陸皆在
齊都之南受攻而不
往應可從

林西仲云規計慮也
燕不救聊城則守者
力孤齊不計慮天下
加兵則攻者力銳申
上秦人下兵四句

栗腹乃後時事此書
擬作無疑然其人意
氣橫溢肆筆而成不
暇點檢細處此太史
愛其千里而略其北
牡驪黃也
戮辱也

此相背違也

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

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懼之齊無南面之心楚

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

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濟北即聊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

秦故下魏不敢東面不攻橫秦之勢合齊秦連和則

兵救之齊也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亦右壤謂平存濟北言右

棄而不救志在攻也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

聊城而定濟北也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城共

不救齊無天下之規楚魏退無謀齊者據期年之敝言彼此相持甚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勝不能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此總結上文言聊

也圖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此下言燕不上下迷惑栗

腹將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

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

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

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拒之班食人炊骨士無反

械盡墨之守固之餘出淮南子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

公計動之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此勸之

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

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給

陶衛注依應劭說史記注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案商君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封高於商於弘農屬周地二氏之說未詳所據

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此勸之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三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結上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此下引古人為証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也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鄉使管仲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罵奴曰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

史記正義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形弓衍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案五霸桓公為盛實管仲輔佐之功也故曰五霸首正義說恐非是曹子云云詳後李陵書注

歸重智字故以智字結束

紕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及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

節音淵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蘇頌濱評戰國遊說之士非從則橫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仲連辯

過儀秦氣陵駭行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因事取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鄒東郭評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

連之說也然勸以休兵歸燕又勸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而弗察

林次崖評燕將以孤軍守聊城期年而齊不能下得仲連此書不忍背燕而自殺其賢過於田單信乎為天下士矣

唐荆川評余按戰國之時以魯仲連為天下士然余觀射聊城書至燕將之自殺而盡城中之人為單所屠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

夫士人不幸生斯世度能為伊周則行之不能則去之舍此二者又欲以意氣口舌巧立功名于頃刻間此俠士遺習所謂天下士者不若是也或謂書乃偽作然附矢遺書實已有之何暇辨此其殆魏主所謂強作者與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慷慨不苟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孔叢子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則自然矣

標後讀文章九龍卷六

水野天歲版

史記法蘓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昂精誠二句董汾曰蘓長公作韓祠記全自此充衍孰與孰同

箕子佯狂殷本紀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朱注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史記注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款之義故云傾蓋也李善曰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本註一見如旧識見晉書載記王猛傳

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有曰白頭如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識傾蓋如故即所謂一見如舊識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亡之魏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文法高妙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蘓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言蘓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燕之尾生尾生古之信士守志忘軀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圭為中山將亡

貫日然太子尚疑而不信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昭王疑之昂趙分也太白食者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其計議願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則之楚人下和得璞玉獻之武王玉人曰石也則和左足武王薨復獻之文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至成王時抱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以其計謬故令後之無

師古曰惡謂讒毀也

司馬喜云云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

正字通臙同臙說文臙膝端蓋骨亦作臙孫子遭斷足之刑謂之臙言別去臙骨使不得行即周書呂刑所謂腓辟也案腓周書作判則足也又周禮注則斷足也周改

臙作則荀子不苟篇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屠狄能之徐衍見烈士傳張銑曰比周朋黨也

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蘓秦相

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音決提駁馬也生七

日而超其母敬重蘓秦雖有讒言更食以珍味白圭顯於中山功而尊顯也

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析肝相信也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

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

司馬喜六國卒相中山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范睢嘗隨須賈使齊齊王賜睢金十斤及牛酒賈疑睢以魏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

死睢折其脅而指其齒睢佯得得出亡入秦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捐明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

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轉得便申徒狄殷末人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李

善云水自河出為雍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徐衍負石入海行周不容身

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言雖不見

且求親以投合人主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

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戚為人飯牛桓公郊迎客聞其歌聲之善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

命後車載之封戚為相舉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

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孔子即受女樂而宋信子冉

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也事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

原委讀之章九節卷六

原委讀之章九節卷六

水手代版

衆口鑠金本注依國語注賈逵說按衆口言衆口之所吹也中山靖王聞樂對衆煦漂山積毀銷骨又江淹上建平王書積毀銷金積謗磨骨子臧史記作越人蒙察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為讎敵史記作出逐不收

林希元曰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與由余子臧為偶今人所忌古人文字正不如此子之見史記燕世家

賢這是以字似按不得上文然意思是說監前事而為善意則相從○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

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弒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後修孕婦之墓紂刻妊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初獻公使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而走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甥卻芮畏備悔納公謀作亂勃鞞知之故求見公公邊見之勃鞞以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管仲嘗射桓公袿也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殺其身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及平吳諸侯畢賀稱霸王人或謂種作亂越王賜種劍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又轉應上面即收○孫叔敖楚之處士虞丘相

田常見田敬仲世家書秦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又武成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封後修墓之事未詳何據

孫叔敖見史記循吏傳

票發賣文章轉輯卷六 十一 水野氏藏版

於陵子仲即陳仲子
見孟子滕文公篇及
高士傳

索隱七族父之姓一
也姑之子二也姊妹
之子三也女之子四
也母之姓五也從子
六也及妻之父母九
七族也

要離見呂氏春秋史
記注應劭曰吳王闔
閭欲殺王子慶忌要
離詐以罪亡令吳王
燔其妻子要離走見
慶忌以劍刺之本注
恐不明了
明月夜光見第三卷

逐客上畫 眇莫句
切邪視也
奇隱綺功與倚通依
倚也六臣注音衣
索隱曰左右先加雕
刻是為之容飾也

伊管伊尹管仲

注陶家云云漢書音
義轉上有圓字天下
之下無正字通陶人
模下圓轉者為鈞言
聖王法天馭天下猶
陶人轉鈞也

柳等終文章車輦卷六

進之也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 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仲賢楚王欲以為相使
往聘之子仲出使者與其妻

逃乃為人灌園今大王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功可

報者思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

無愛於士於士所求則桀之大可使吠堯而跖之容

可使刺由由許由也言恩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

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

道哉軻刺秦王不成而死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闔
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

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臣聞明

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言曲也
柢帶也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結怨而不見德

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

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達忠

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眇之迹矣是使布

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模下轉者為鈞以其而

不牽乎卑辭之語聖人有濼謀善計而即不奪乎衆

崇雋讀之章九卷六

水野氏藏版

秦皇帝云云見刺客傳

案曹固六代論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烏集字蓋本此篇
呂向曰拘學淺近昭曠大明也

呂延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索隱曰駭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材之人

鮑焦云云見莊子及韓詩外傳等本注依烈士傳
鹽鐵論云里名勝毋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
張銑曰恢廓廣大也

師古曰堀與窟同無水曰藪
忠信二字應起句作結

標多新又音車軌卷六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

說而亡首竊發軻既至秦以千金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王曰燕願舉

國為內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免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西伯出獵見呂尚坐

茅而漁載之以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望太公

途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學之語馳域外

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令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

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漢書音釋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

所止牆臣之所居也皂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憤

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怨世不用已米蔬于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米

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朝歌者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

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

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鄒東郭評此書援古證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雖多而成坳且句法蒼勁誠可為法者

林次崖評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源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

文章自是元氣未漓時人手作非後世操觚鑿意者可到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

標多新又音車軌卷六 十一

國權謀之習，蓋值聖祖學絕之秋，要未可盡律以大道，學者但取其長，未可以少疵短之也。

胡思泉評 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趨於偶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說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李九我評 獄中書逐客書，皆披傾危之術，震駭人主，李斯云：逐客以資敵，鄒陽云：士有伏死巖穴中，耳則人主安得，不且駭且愕，復斯爵而容鄒陽也，故曰：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

老泉之言，此為左券矣。

答蘇武書

李陵

李陵降匈奴，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蘇武字子卿。武帝時，使匈奴，留十九年，歸拜典屬國。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云：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

問與問通聲問也

李周翰曰：依依，愁思也。

義，此芮功毛細繆者。

正字通：茹，胡人捲蘆葉吹之。

清時。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

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

鞬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衣也，義音吹。去聲，義幕，帷帳也。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

土慘裂。慘毒也。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笳者，

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序曰：葭葉為聲，說文作葭。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

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

西野氏賦反

左傳宣十二年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云云于是乎有京觀以徵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按陳琳檄文建約之屬皆為鯨鯢注劉良曰鯨鯢謂大戮也

已矣絕望之辭

李廣傳曰射虎

切都勞切怛當割切爾雅怛憂也方言怛痛也

李善注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天漢或云年號六臣注文選作大漠似是蓋以字形似誤耳按漢書蕭何傳羽封沛公為漢王漢王怒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云云注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此李

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

被戮妻子無辜

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云鯨鯢大魚

以喻不義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先君謂其父當尸也

即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

心亦切以自明列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

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

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

令人悲增怛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

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

五千謂武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以漢配天之外入彊胡之

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

馬羈馬絡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師敗曰北滅跡

掃塵斬其梟帥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

也不才布當大任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

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也

典義賈道九卷卷六 十一

善所引本注據之也
案鳥字注依張晏
漢書注漢書注勇上
有疏字又按字典鳥
盧檀浦米名也為鳥
六為盧晉謝文曰鳥
邀也六博得邀者勝

標等錄文章輯卷六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
漢書云陵與單于連戰士卒傷三創死傷積野餘不
者載輦而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死傷積野餘不
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
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
奮呼徒空也空手奮擊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
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歔歔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
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管敢也管敢為軍候被校尉
尉答之五十六入匈奴因大進新兵漢軍敗陵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
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

呂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曹沫云云見呂氏春秋
秋貴信篇呂氏作曹
翽史記刺客傳注司
馬貞云沫音翽聲相
近而異耳案魯語作
曹翽

執事者云云漢朝執事之人苟怨陵以不死陵不死罪也然
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
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
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誠以虛死
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名也
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
曹沫不死三敗之辱此段借喻明不死之卒復句踐
之讎報魯國之羞吳王發精兵擊越敗之越王乃以
稽歸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大會諸侯於黃池范蠡
曰可矣遂伐吳吳乃請成後四年越復敗吳吳王自
殺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
之地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曹

標等錄文章輯卷六

推擊也

乃許盡還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
 魯侵地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
 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
 族陵家母弟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泣血也足
 妻子皆伏誅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
 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
 蕭樊囚執韓彭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祖遷處蜀呂后從長安來自上誅之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及夷三族黥布傳薛公云前年臨彭越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趙肉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曾也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免相就國常被甲持兵自衛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治之魏其侯寶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蕭何為民請苑上怒下廷尉械
 不敬遂論嬰

賈誼見目錄
 漢書周亞夫傳亞夫
 諫上不用因謝病免
 相亞夫子為父買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召
 詣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
 乃葬器也何謂反乎
 吏侵之益急遂入廷
 尉不食五日歐血而
 死案命世即孟子
 所謂名世也李周翰
 曰命名也言其名流
 播於時代

朔北文選作塞北
 漢書蘄武使匈奴衛

棄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
 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然受禍敗之辱卒使
 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
 哉二子謂范蠡曹沫言才能者被囚 陵先將軍功略
 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
 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
 軍謂李廣貴臣即衛青廣擊匈奴廣願居前青
 不許廣懷慍引兵出東迷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
 因問失道狀廣嘆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
 吏遂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
 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

律欲武降武謂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又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漢雜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為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與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以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皓首而歸丁年丁老母終堂也生妻去惟再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尚書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受千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藉以白茅以為社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轉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

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呂向曰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又曰刀筆之吏獄吏也

劉良曰北風謂南風向北也

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誓願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詞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娶胡嬀生子名通國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鄒東郭評此書意多謬妄或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持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耳李陵此書強自分疏本不足錄然一氣呵成無離斷斧鑿痕可見西漢文字茅鹿門評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恐亦本心徒以眾憤之故竟成不白之辜情亦可哀而詞氣悠

票後續文章九節卷六 十一 水野氏藏版

揚及覆曲折豪石疏通誠漢文之巨擘者

王鳳洲評

及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者得豪氣猶未盡除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

偏安謂漢僻處于蜀都也

史記燕秦傳楚王曰寡人固不安席食不甘味五月二句見正編第五卷前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

淮南子兵略訓兵有二勢因其勞倦乘其飢渴此之謂因勢淵深靜意

案胡三省通鑑注讀解曰懈恐不是

坐大謂坐致強大

髣髴謂相似也險亦危也

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

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於日

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音窻危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

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

所據故亮以譏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

當時坐談之士能談王霸後盡為孫策

滿腹叢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孫權坐

大遂拜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險

宛為流矢所中險

祁連山名即天山也
通鑑注或云圍表尚
於祁山時也
北山通鑑作伯山
案閉當作開通鑑趙
雲入營更大開門偃
旗息鼓魏兵疑雲有
伏引去云云

通鑑注偽定者言雖
定一時之功而有心
於真漢故曰偽
又曰昌霸昌緜也操
累攻不下後命李服
擊斬之四越巢湖不
成謂攻孫權也李服
蓋王服也與董承謀
殺操被誅夏侯謂夏
侯淵守關中為先主

於烏巢袁紹拒操于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危於祁
連西域偏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袁譚據之操幾敗北
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
以大弩射之操軍驚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
駭蹂躪墜漢水中死潼關潼關操將北渡與許
褚留南崖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然後
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
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合肥
巢湖在焉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操降張魯置夏侯淵屯守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
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

所敗也
又云曲長一曲之長
也軍行有部部下有
曲曲各有長屯將將
屯者也 文獻通考
兵考云昭烈初置五
軍其將校略如漢而
兵有突將無前實叟
青羌散騎武騎之別
東涯曰蜀有無當監
胡三省云無當蓋蜀
軍部之號言其軍精
勇敵人無能當者故
名官曰無當監又吳
有無難督胡三省曰
吳主置左右無難營
兵據之則所謂無難
無當之類為軍號也
明矣 胡注蜀兵謂
之叟實叟巴實之兵

劉劭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衝突
無可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戰死亮南
即其渠率而用之實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此
皆騎兵自然喪趙雲管到此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
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駐與行
勞費正等駐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苦而糧
駐與行費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

也青卷亦先之一種
散騎武騎當時騎兵
分部之名實藏宗翻
不及蚤圖之通鑑
作不及虛圖之胡注
亮意欲及魏與吳連
兵未解乘虛而圖之
也本注十二年通
鑑係建安十三年劉
璋恐劉琮誤
拊拍也胡注拊手乘
快之意發見於外者
也
柳歸縣名
逆豫度也
正字通鞠躬斂身敬
謹

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比到襄陽眾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遣呂蒙襲秭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秭歸曹丕稱帝操子丕廢獻帝為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朱晦菴評 余讀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

五四
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觀後表所云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伸討賊之義盡托孤之責直足以風萬世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陸象山評 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

羅錦山評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真足為法

鄒東郭評 疊山軌範唯取前出師表余之續取其後者以孔明忠義之言雖多而不厭也況此表文勢層疊而意思正大於後學深有裨益者乎

胡思泉評 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唯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

知已者也

張南軒評

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於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

張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少宰曰寡君少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

遺閱凶說文孩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註知孩笑可提抱者肯棄也言棄我而逝也晉語行年五十章昭注行歷也詩序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棄而嫁之張銑曰零丁危弱也毛詩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祚福也暮功喪服名呂向曰暮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盛也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無所依倚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暮功彊近之

應與雁同答也榮榮憂思也臣達賈逵臣榮顧榮也孝廉秀才並科目名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音立形影相弔唯形與影

太子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急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

自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應與雁同答也榮榮憂思也臣達賈逵臣榮顧榮也孝廉秀才並科目名

太子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急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

應與雁同答也榮榮憂思也臣達賈逵臣榮顧榮也孝廉秀才並科目名

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

拜官曰除漢書注
九言除者除去故官
就新官洗馬東宮
官漢書百官表註如
淳曰洗馬前驅也杜
氏通典洗馬秦官漢
亦曰洗馬晉有八人
職如謁者擬祕書郎
案洗本作先越語句
踐為夫差先馬
漢書谷永上書王鳳
曰齊客隕首公門以
報施以孝治天下
林西仲曰漢文帝短
喪以來皆以日易月
至晉武復三年之舊
矜育之矜憐也
揚升菴云嘗見佛書
引此文偽朝作荒朝
蓋密之初文也偽朝

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二足短後後二足長狼無不立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
事偽朝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孫
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
蜀為偽朝乎予每讀至此為之不滿惜哉歷職郎署
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
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
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字蓋晉改之以入史
耳劉靜修詩有云若
將文字論心術恐有
無邊受屈人蓋指此
類乎近日趙弘道作
令伯祠記辨偽朝字
惜未見此鄭玄禮
記注矜謂自尊大也
盤桓難進良
日薄西山見揚雄反
騷廣雅奄困迫也
二州牧伯謂前太
守遠後刺史榮
隕首見上文
注魏武子云云左傳
宣十五年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返哺其母臣之辛苦非
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
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顯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
殺為殉及死顯曰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
魏顯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顯
夢老人云我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臣不勝犬馬怖懼之
情謹拜表以聞

鄒東郭評 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大方家者以一言之失也畧此而觀全文則

孝
心
興
矣

糲音厲米不精也
林西仲曰按宋史元
呂師夔徇江東先生
迎戰敗績弄家變姓
名奔於建陽之唐石
山至元甲申歲詔有
忠於所事者悉宥之
西仲云游者無所事
事也
莊子曰天道篇
周書大誥篇于伐殷
連播臣蔡傳連亡播
遷之臣也 頑民見
書畢命篇 論語注
逸民者節行超逸也
漢書叙傳四皓邀秦
古之逸民

卻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
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合
糲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
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
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
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連播
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
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
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

莊子太宗師篇漫假
而化予之右臂以為
彈予因以求鴉炙浸
假而化予之尻以為
輪以神為馬予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注浸
漸也休化合變則無
往而不困無因而不
可也 又曰以汝為
鼠肝乎以汝為蟲臂
乎 左傳文二十六
年楚王昧於一來杜
法味猶貪員 而如
也 司馬子長語見
報任安書 林西仲云此書坊本多不載所答之人或注作報魏天祐余考宋史乃報丞
相劉忠齋書耳全文計一千二百餘言此其中段節略也至何面目見大元向二段已畢
以下係全文結尾不知何手摘來徑接于此細玩微有痕迹但全文中亦惟此節略數語
為最佳耳云云劉忠齋乃先生座上德恩受聘豈不愧殺

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
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
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宋史氏評 謝君嶽嶽以全臣節宋末之卓然者也
觀其卻聘一書當與採薇歌共垂不朽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六 畢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六 畢 二十一 水野大藏版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七

明 安福 東郭 鄒守益 批選

北海 漪園 焦 竑 評校

晉江 九我 李廷機 註閱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巳 標箋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
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
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

史記論文此篇非太史公筆亦不似褚先生筆前後論贊平直太史公奇古固不可及即褚先生幽秀亦當過之然亦是漢人之文盪亦動也

徵陟里切

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弦與絃通

故聞宮音云云一段
見韓詩外傳宣泰觀

樂記樂自內出禮自
外入

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
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
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
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
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
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

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
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
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鄒東郭評 馬遷究樂之精以立論意思淵造而詞法
婉微三復讀之始得其趣學者必識此論

而後可以語
名家之作

唐荆川評 前半篇得樂之神
後半篇得樂之趣

胡二溪評 余讀太史公樂書見其舍音論治卒乃倦
倦於使人聞雅頌之音言仁義之道未嘗
不嘆其深遠而有識也蓋古者功成而後
樂作後世中常之主日尋干戈殘民以逞

娛心自遂快意欲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綢繆其聲容而曰吾作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興也而遷知舍音律而求之正心之間可不謂識其與本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詩小雅車牽篇

鄉與向通

祇音脂索隱曰有本亦作低回義亦通按正字通低回垂首徘徊之意
林西仲云折中折斷其適中之理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敬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陳仁子評

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亦弱於流俗者而能尊孔子以世家置老子於列傳其見不亦卓乎先黃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觀遷史耳

羅大經評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世王景畧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王猛字景略宋范鎮字景仁
韓子稱五蠹篇
西仲云二言皆言有所藉以行其才者
漢書注師古曰一切者權宜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也
又云所說之國屈於力少不能行其計策所以不遇又云秦

強易於建功有所藉以行其才正合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之喻又云若二子不遭困厄未必能激而入秦是其得所藉以行其才亦士之偶合耳本不能自必也索隱曰雖困於齊折脅指齒澤困於趙被逐奔南是也

約猶窮也漢書音義曰居貧賤時也字典然許也應言也索隱曰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

謂相信雖死不顧也林西仲云即傳中所謂列頸交又云不待回顧再問而知其可信也又云利字是贊中主腦二人爭利厥後相滅故取讓國二人作斷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合傳贊仲尼云云論語陽貨篇喪三雋應劭云亨鄰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亨普庚切同烹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趙

恒評

太史公贊意有三節言二子入秦取卿相垂功於天下乃因強秦之勢亦如長袖之善舞多錢之善賈然士亦有偶合命為之也不然賢如二子亦多矣而不得盡意者又何限也然二子之功因激而成其初之困厄亦甚矣士之處困可不自力乎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揚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不待回顧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

豈非以利哉抑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

延陵季子異矣

王維損評

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所利也是太史公一篇本意

蒯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然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又問此二句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藥書構卻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

苗蠶繇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毀污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一塵昨禾切左傳隱十一年

成十七年及十八年

昭四年

昭二十五年

昭十九年及二十年

哀十一年及十三年二十一年

史記春申君傳

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薨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痊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絲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補公子暈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暈懼反譖隱公而殺之○藥書使公子孫語厲公曰鄆陵之戰卻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卻藥書因以反○弒厲公○牛叔孫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昭伯○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

屈原傳
始皇本紀

左傳襄二十六年

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考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王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塔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為太子傅無寵言與楚客盟謀宋詐軟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巫○江充嘗從武帝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謝充充不聽遂奏白後武帝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武帝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太子繇是遂敗○哀帝時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躬與孫寵等上變事告焉東平王雲與其友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上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

鄒東郭評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讀此自當知所警懼

王鳳洲評

文可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詳核故實且句法蒼老奇健紆餘典則大不類漢人語却是孟堅贊中第一文字學者熟讀此篇下筆自有警策處最易動人

言傳喜書

何武

右將軍傳喜太后從弟也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師丹為太司馬武上書尋復進用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首敘傳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哀帝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李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只舉子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

左傳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子玉公子得臣也見左傳傳二十六年

無忌信陵君也秦伐魏無忌趣駕還諸侯聞無忌為魏將皆遣救無忌率五國兵敗秦兵於河外進至函谷關而還史記高祖曰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難乃且切畏難也說苑尊賢篇虞有宮之奇而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而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按禮記有慶者側席而坐君臣相慶見傳二十八年間廉頗見史記白起傳疏亞父見陳丞相世家

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又引証申上意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鄒東郭評武之書字不過百餘而人才用舍之意已盡此漢文之精簡者

丁南湖評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則其節義在朝廷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則其功澤在生民且此書敷奏詳切援古証今不避太后侃侃陳辭漢末人材斯為類波之砥柱矣而卒死于莽手惜哉

茅鹿門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淺得奏書之體且中間許多曲折許多操縱須三復讀之纔見其佳

王鳳洲評凡讀古人文字不可以其浩繁難讀而委置不理又不可以其簡短易讀而畧不經

梓人木工也。童宗說曰：味此傳意，大氏出於孟子為巨室必使工師得大木來，揚慎曰：郭象注莊子曰：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于運矩，主人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柳子厚演之作梓人傳。
本注：妹夫本集蔣注作姊夫。
隙：隙古文，非轉寫之誤。林西仲曰：隙字空屋，備以力代租也。八尺曰尋，十丈曰引，所以量度。漢志：十丈為一引，用竹為之。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妹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隙當作隙，寫轉，作隙去逆切。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斲音籠，斲為斲也。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

居蓄也。西仲云：斲斲石斲刀，斲斧斤之屬，委積也。

堵垣也。

園視驚愕也。過秦論：園視而起。

勞心二句，見孟子滕文公篇。

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句法可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

思如何武此書想當時下筆時亦費却許多心細玩之方得古人匠心處

徒隸給徭役者鄉師
一鄉之長里胥一里
之長案周官八職七
曰胥掌官敘以治敘
注胥為十徒之長謂
才智足用也

漢書百官表鄉有嗇
夫職聽訟收賦稅

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
下法矣露出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
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
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
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與帥同記王
設方伯又云十國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以為連連有帥
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嗇夫
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
加焉捭頓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
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
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
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
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
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
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
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
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譚殷
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
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

標後續文章九絕卷二
水野氏藏板

恪敬也

聽聽本集作听听蔣注听听然笑也細鑑易知錄注听同斷音銀此篇作聽聽者盖以听字為聽省文也

詩小雅小旻篇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

地音否

周禮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本注亦引其注文也

圮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好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審察五材形勢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鄒東郭評梓人持技藝之末而柳州通於相道之大是至微之事關至大之理也非有識不能

王荆石評此借梓人之作室以規天下者蓋隨材授任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之大小以為作室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材器使以為國家之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

孟子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
南北曰袁張銑曰延長也袁廣也溷亂也
吻武粉切口邊也
喘尺充切疾息也

呂延濟曰越過也蹶疾也案正字通蹶跳也
說文縑細葛給縲葛也李周翰曰鬱煥熱也悽愴寒之甚也

嘔音嫗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袁音百

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

策傷壞馬口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

駕齧膝驟乘且常齧膝而行駕則且至故以為名王

良執靶韓哀附輿者良韓哀古善御也縱馳驚忽如

影靡如日影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如行歷塊之間追奔電

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速哉人馬

相得也故服縑給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襲狐貉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

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治也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

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

握之勞引事故有囿空之隆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戒

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齊桓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

九九見者相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

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

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基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釋文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象為明
本注韓詩外傳九九謂算法韓詩注若今九章算法

楚辭師望在肆鼓刀揚聲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溲私列切汙也躡音脚師古曰今之鞋耳

淮南子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陰吟古文

則上不然其信信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屠牛百里自鬻南齊戚飯牛羅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溲而升本朝離疏釋躡而享膏梁與幽也溲狎也辱汙也離躡此蔬食釋此芒躡躡以繩為履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

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蟋蟀虫名世謂之蜻蛚蟋蟀渠畧也渠畧甲下有翅

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利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詩大雅文王篇思語詞皇美也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高調籟鐘琴名也漢書多借假故以籟為號果逢門善服射者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帝乃上騎小臣持龍鬚鬚拔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抱龍鬚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文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

李善曰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李周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

逢音蒙逢門子即孟子所謂逢蒙

翕合也盛也張銑曰翼乎飛疾負

沛大水良

本注莊子天道篇
呂延濟曰雍容閑和
而無所為也尚書曰
垂拱而天下治
本注莊子刻意篇
信與伸同注熊經
鳥伸導引之術即本
文偃仰屈信之事也
按後漢書華佗傳古

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
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
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莫太
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
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啗噓
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
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
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
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之仙者為導引之事
熊經鸕願引挽要休
動諸關節以求難老
云云漢書注煦噓
皆開口出氣也
詩曰大雅文王篇傳
濟濟多威儀也

信乎其以寧也

章大吉評

此于漢文當列內科
以取最切舉子業錄之

胡時化評

起四句設譬自敘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
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己正統第三節方
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
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
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
不取彭祖喬松之事得人臣規諫之體文
之有益于世主者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此是原莊宗
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
晉王之將終也序來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

字書伶倫古樂師世
掌樂官故号樂官為
伶官
晉王沙陀人唐賜姓
名李克用乃莊宗父
也莊宗諱存勳晉
王克用長子也
梁主朱全忠屢與克

用交兵故曰吾仇也
燕王姓劉名守光
晉立為燕王
梁開平元年契丹主
阿保機寇雲州晉王
與連和約為兄弟約
共擊梁阿保機歸而
背盟更附于梁

一夫謂李嗣源
倉皇念遽自
通鑑帝至石橋西置
酒悲涕謂諸將曰卿
輩事吾以來急難富
貴靡不同之今致吾
至此皆無一策以相
救乎諸將百餘人皆
截髮置地誓以死報
因相号泣是日晚入

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
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
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
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
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
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
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
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引書
証得

洛城
書曰大禹謨

忽輕也。一蠶所吐為
一忽。十忽為一絲。

前漢蓋寬饒字次公
魏郡人。以明經為郡
文學。累官為司隸校
尉。
濯禦種禦善者。詩大
雅不侮鰥寡。不畏疆

失自人之理。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
應。冒頭意。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
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
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冷
語。妙。

鄒東郭評 此篇為伶官而作。篇末數句。方纔說出愈
見此等種類亡國滅身之易易也。學者熟
之。而作史評。必
得大名于天下。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以此數句
加之。寬饒

御案司與伺通司察之位謂司隸校尉

拂音弼輔也

遠氏謂遠伯玉論語憲問篇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胥謂伍子胥子胥屢諫吳王為太宰嚭所讒誅死故曰未行也
此與贊同
師古曰挺然直貞
此與屈同

何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
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
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
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詞氣激昂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
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雄詞方今用事
之人皆明習法令正意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
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
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筆力句高竊為君痛之夫君子
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容其言

大雅丞民篇漢書晁錯傳狂夫之言明主擇焉

鄒東郭評

此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得規勸之法使寬饒能用書之言必不至於取禍矣噫王生其亦識時之士哉又曰按此益以危行言遜望寬饒也然則宜帝之時可知矣王生益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許頰陽評

規誨之書以詞簡意盡為工此作只一段簡潔嚴毅便見高才何用咄咳費唇哉

倪古石評

無一字怠慢無一句塵埃字有深意句有沈思愈讀而愈可喜書札中難得此等文字

茅鹿門評

有精采之思有委婉之詞有嚴毅之體不費詞不傷氣如喬松老栢古色蒼蒼迥不可及書詞中此為第一

賀進上王參元失火書

柳柳州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本集蔣注王參元元和二年中進士策但史不得而詳左傳昭八年其可弔

也而又賀之

方言煬灸也注令江東呼火熾猛為煬疑者為脂釋者為膏本注秦人云云二句禮記內則鄭氏注也正字通引內則曰集韻滌洩也或作糝糝讀如滌義同舊注秦人謂洩曰滌即溺也以滌瀦之洩為洩溺非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將大有為也一段

從孟子天將降大任章來孽妖害也詩邶風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積音恣嗤笑貞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予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音漾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滌瀦之具或以不給滌思酒反隨音隨秦人洩曰滌齊人滑曰隨禮記滌瀦以滑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切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

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貴顯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

左傳昭二十九年，顓頊有子黎為祝融，是為火正。又昭十八年，禳火於回祿，謂火神也。喙口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須以發策決科，注漢之明經必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之，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云。左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

知陳許之亡也。歸有光曰：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勤奉養樂朝夕，未慰之方，照上養字樂字，候待也。

三端謂兵端筆端舌端。茅坤曰：昔晉公藏寶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王參元失火，子厚亦以予更賀，且曰：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兩事可為駭，然均有卓見處。

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九眾之疑慮，舉為灰燼，黔其廬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正火神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願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

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羅錦山評：東坡眼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陶柳二集自隨，嘗指柳子厚賀失火書，謂黃山谷曰：此人奇奇怪怪，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

鄒東郭評：此書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邃，余取之以為作舉業論者法。

王鳳洲評：讀賀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技人材，惟求不負所舉而已，能果足錄如裴均之進，擢舊友可也，庸庸無取，如蕪章之私，故人可也，參元果賢，且將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而獨避一知己耶。胡為絀口。

周禮挈壺氏掌漏刻之官說文漏以銅壺受水刻節晝夜百刻亦取漏下之義唐國史補元和初置待漏院論語陽貨篇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淮南子天文訓四時者天之吏也又曰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

結舌寧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足下不負權貴而惴惴懼為世嫌所加也八司馬之黨宜其及矣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即朱雀門示勤政也

佐薄收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聖人指帝王言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見書周官咎陶夔舜臣房玄齡魏徵唐相夙興夜寐詩小雅小宛篇以事一人大雅丞民篇一人斥天子國史補每元日冬至大期會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衆滅燭避之止語詞噉呼外切詩小雅鸞聲噉噉傳徐行有節也

接上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噉噉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此一句引下一正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音迷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且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也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

北闕以下十句押韵
林西仲云忽作韵語
趣甚六氣見左傳
昭元年

告亦災也措委置
也漢書文帝紀贊幾
於刑措注民不犯無
所刑也憂心忡忡
見詩召南艸蟲篇忡
憂也四聰見舜典
品字箋百姓亦曰
蒼生孝經注疏謂天
下黔首亦如草木之
蒼蒼蒼然衆多也
晉書何曾傳食日萬
錢猶曰無下箸處
惛惛義未詳
左傳注假寐不脫衣
冠而睡也

言名相乃思之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
善者宜享富貴
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
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
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
容以媚之私心怵怵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
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
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此段言奸相乃思之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
不善者宜取禍敗
宰相可不慎與四句結上二段言所
係之重以示當慎復有無毀無譽
此一轉
尤切
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

書益稷萬事隳哉
越語句踐曰吾不欲

匹夫之勇也欲其旅
進旅退也注旅俱也
案禹偁又有詩吾我
冠旅進又旅退曾無
一事裨皇猷言庸相
也

無毀無譽云云如石
慶之醇謹胡廣之中
庸蕪味道之模稜王
珪之三言皆是也

禮記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注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植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
後魏以來九卿所莅之局謂之寺見唐書百官志偁稱本字

取焉此言庸相棘寺周官所謂王外朝之小吏王禹

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未直紀其名以

鄒東郭評宋置待漏院者示勤政也元之之記發揮

後學始而勤學終而勤政歷官

茅鹿門評此篇言宰相當勸戒之事無不具備與

王鳳洲評免稍俳然詞嚴義正可以想見其人

禮記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注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植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
後魏以來九卿所莅之局謂之寺見唐書百官志偁稱本字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七 畢

版權免許明治十三年十月廿八日
出版發賣同十四年三月

定價壹圓五拾錢

編輯人

東京府士族

原田由己

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水野慶治郎

日本橋區通油町十四番地

諸國發行書林

大坂心齋橋通備後町	全所大町	全所	全石之卷裏町	全古川	陸中盛岡新穀町
小谷卯兵衛	梅原龜七	大谷仁兵衛	片野東四郎	伊勢安右衛門	高橋藤七
高橋甚之助	淺野利兵衛	小林金治	池野藤兵衛		

西行集卷之九 龜與村

子七 反

機等之章車範

水野氏藏版

諸國

發行

書林

全所肴町	佐藤庄兵衛
全所	根子久平
全宮古港	阿部源内
羽前山形七日町	平田彌平治
全所六日町	市村屋五良兵衛
羽後横手	渡邊八右衛門
全秋田大館	村上平造
磐城平一丁目	關内甚太郎
全相馬中村大町	佐藤與七
全	佐藤與八

諸國

發行

書林

全所小高	鈴木安造
全白石仲町	高橋屋甚兵衛
全久保田	赤津良藏
全石川荒町	小黑儀兵衛
岩代福島	藪内卯兵衛
全	内池周吉
全桑折	宍戸半七
全須賀川	寶來屋太平
全	山邊佐平
信州長野	西澤喜太郎

西澤喜太郎與附

水野氏藏版

諸國

發行

書林

全佐久郡白田驛

全上田海野町

全所原町

全小諸

全須坂

全中野

全八松本

全白河所

全小所

依田儀三郎

飯島喜兵衛

伊東甲造

小山九郎兵衛

小山左傳次

山下八右衛門

綿貫市右衛門

高美甚左衛門

水琴堂為吉

精花堂八十兵衛

諸國

發行

書林

上州高寄

全藤岡

全沼田

駿州大宮町

全所

武州鴻之巢

全所澤

相州藤澤

豆州三島

遠州相良

柴田量平

松野屋貞吉

山田屋金兵衛

依田精三郎

鹽川健三郎

長島為一郎

大黒屋佐兵衛

鹿山清兵衛

朝日仲二郎

竹内新兵衛

諸國

發行

書林

全 掛川

三原屋甚造

下總八日市場

木内嘉兵衛

全 小見川

高寺清兵衛

常州 下館

須藤市左衛門

全 水戸太田

鈴木安兵衛

野州太田原

田代太郎三郎

全 眞岡

塚田貞造

越後長岡

堀治平

全 所

目黒十郎

薩州鹿兒島

吉田幸兵衛

東京

發行

書林

芝區三島町

山中市兵衛

日本橋區通一丁目

北畠茂兵衛

全區通二丁目

稻田佐兵衛

全區全町

小林新兵衛

全區通旅籠町

東生龜治郎

全區馬喰町二丁目

石川治兵衛

全區横山町一丁目

林萬次郎

全區新大坂町

小林喜右衛門

全區通塩町

内藤泰次郎

全區通油町

水野慶治郎

